

给你一块地, 应许它

周慧

一天下午,我坐在朝西的房间里,阳光从天空直接铺陈而来,风也来了,窗帘撩动了。持续整月的浓雾突然消失,像雾罩被瞬间揭开,山上的植物数月埋在雾里,一月不见,它们突然长高了。这时电话来了。

我探出窗,四楼的姑娘站在一块新开出来的地里,我连喊等着,飞奔下楼。

新开的地在屋后围墙外,平时爬满了牵牛花,叶密得连蚊子都飞不进去,夏天开满紫色的小喇叭花,深冬,藤叶才塌缩一些,显出底下的竹竿和木柴。新开的地靠近坡坎,有两三平方米,俗称巴掌地,已翻出松软肥沃的土,砍断的牵牛花掀到一边,叶还没萎,它还不知道自己被砍了。

姑娘说,这块地,还有四棵荔枝树,李叔说交给我们来打理。哟,她转身,指给我看。山坡旁,挨着的,高大茂密,简直是果林,阔大的树冠正一簇簇开着黄绿的花。蝴蝶和蜜蜂快快来,快快采,你们玩过将结满丰硕饱满的果实。

一个下午,突然有人喊你下来,说给你一块地,已经翻出松软肥沃的土,接好了浇水的管子,说给你四株已成林的荔枝树,每一株都在开花,而我什么都没干,只是坐在七楼,晒太阳吹风打瞌睡。这种事情,如果遇多几次,就会怀疑自己踩到了狗屎,白捡了这好运气。

我在收管了四棵果树与一块地后,和四楼的姑娘回院子。没走几步,恰

好起了风,只吹到我身上,一只蜜蜂没飞稳,直接撞向我的右腮,扎下一根刺后继续朝我的荔枝树跌跌撞撞飞去(我真不想它这么拼命去采蜜,明天天花还在)。随后一周,我的右脸肿如猪头,右眼也眯成一条缝,像随时准备着抛媚眼。

又过了一天,正从山里回来,碰到房东“没有的”先生。他说你等一下,进院拎了个桶出来,递给我,满桶韭菜根,还带着湿润的泥。又带我去屋后看他家的韭菜,用手比着,拇指和食指大大张开,说:“留这么宽就可以了。”说完还觉得不够,又将拇指和食指收起,比着一两厘米长,“埋这么深,不要埋多。”

如果我说,李叔你懂不懂啊。他就会答:“没有的。”李叔最常用的话就是“没有的”。

李叔,你家好多房子啊。“没有的。”李叔,你老婆做的饼好好吃啊。“没有的。”李叔,你长得好帅。“没有的。”

他有时将“没有的”这三个字拉得长长的,有时“没有的”干脆利落,久了就知道,拉长音的“没有的”是谦虚是默认,短促的“没有的”是真的可能没有。

我拎着装着韭菜根的灰桶子(装水泥的桶叫灰桶)去那块巴掌地里种,太阳早就落到山下了,给山廓画了一条明亮的线,地被预先刨得松松软软,韭菜榔头锄出一条缝,把韭菜根插进去,再理一层薄薄的土。按李叔的说法,隔

被游戏《黑神话·悟空》的新闻刷屏——一个厉害的团队花了很长时间,终于制造了一款很厉害的国产单机游戏。果然,游戏撩动直男神经,男人至死是少年,可惜的是,悟空很好,但我老了。

大家大呼小叫,欢呼雀跃,我盘算了一下属于自己的时间,完全没有——只能借“悟空”去怀念曾经无忧无虑地玩游戏的时光了。

上大学之前,没有接触过电脑,唯一可以和电子产品挂钩的,就是去游戏厅打游戏,例如《街头霸王》《三国志·吞食天地》等等。但这和电脑不沾边。进大学以后,五名室友,三人分别来自京津沪,另外两个来自吉林和湖南,电脑游戏对于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最后,六个人斥巨资去买了一台二手电脑,哦,应该是五个人,因为我无力负担这笔巨款。他们慷慨地给我推开了一扇门,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我们玩对战游戏,例如《拳皇》,我后来买了一条八神裤,就是两个小腿之间会拴上一根带子的那种,用亲身经历证明了,穿着这样的裤子,只要你习惯了,仍然可以健步如飞;例如《月华剑士》,我最喜欢用的是李烈火(人物原型应该是李连杰演的黄飞鸿),我的对战策略和足球异曲同工:防守靠纪律,进攻靠天赋,进攻时候键盘乱按。我连自己都不知道会放什么招,作为对手的你又该怎么防守呢?这就叫“无招胜有招”。那一刻的我如段誉附体,大招、连招经常无意触发,六脉神剑的剑气让北京的同学怅然若失:“我知道你

一虎口宽。每埋一兜,我就设想它们以后的样子:炒蛋的,炒蚕豆,这个串起来烧烤,这几兜嘛韭菜盒子,包饺子。

前边是我们的楼,灯光从窗口映出来,没人知道我在种菜,我暗自发誓不要告诉他们,等我怀抱第一茬韭菜一层层分发时,我就说:哼哼,秘密。种完韭菜上楼,遇到邻居,我把手上的榔头高高扬起来嚷:你们都在玩,就我一个人在做事。

东南风而来,雨就不会进,而下雪一定是刮西北风,因此雪花才会飘进来。”姜还是老的辣!

我家有“一线天”风景的老屋,在1987年9月随着政府对裕德路成片的棚户简屋大规模改造被拆除了,如今我早就住上了有电梯的商品房。只是每当在景点游览到“一线天”时,我就会想起过去家里的“一线天”。

是乱打,但乱打还能赢,证明我还是太菜了。”毕业多年以后,我们失联了,我很怀念他。

我们也玩单机游戏,例如《大富翁》,沙隆巴斯、孙小美、阿土伯,我们走遍世界,最后一个个潦倒破产,原来这个世界那么早就开始嘲笑我们;例如《金庸群侠传》,借助游戏修改器,野球拳练到满级以后纵横天下,他仿佛在告诉我们,没有外挂,我们就是出去就被人揍得满地找牙的穷小子;当然,最喜欢的还是《三国志》,一个个被你选择的三国武将或者虚构的主人公被修炼成真正的六边形战士,甚至连孟获都可以成为偶像。

那台担负着历史重大使命的二手电脑,WASD四个键,如同斑驳的城门,上面盘踞的不是老树根,而是几个少年丢掉的青春。单机的、对战的,后来已经不满足了,得成群结队通宵去网吧,玩CS、帝国时代、星际争霸,无忧无虑,无拘无束。

毕业后没多久,我去采访电竞的职业选手,包括CS的大神ALEX44、魔兽的小T和李晓峰SKY,星际的沙俊春等。其时,中国电竞方兴未艾,他们是“异类”,现在他们的后辈成为了国家认证的电竞运动员。采访完,我在一个网吧里,写了人生中篇幅最多的一次报道,整整两万字,四个整版,从黄昏写到早晨,那一刻我哑然失笑:当初在网吧通宵游戏,今朝在网吧通宵写稿。

此后时间流逝,街市太平,游戏渐行渐远,现在只能在年轻人的欢呼雀跃中,偶尔勾起旧日时光:走,我们去打一把!

“悟空”不会老

白国华



边看边聊

方寸之间寻源头

廖柳

“癸巳卜,殷贞:旬亡祸?王占曰:乃兹亦有祟,若称。甲午,王往逐兕。小臣咄(载)车,马馵,迫王车,子央亦坠。”这段印在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门票上的甲骨文卜辞,静静地诉说着一个远古的故事。

癸巳日,一场关于未来十日吉凶的占卜悄然进行,卜辞中透露出对未知的忧虑与探寻。然而,命运似乎早已注定,次日甲午,商王武丁亲率人马狩猎,率众于广袤的林莽间追逐着一头威猛的兕——今人称之为犀牛的巨兽。马蹄声声,尘土飞扬,尽显王者狩猎之威。就在这激情与勇气交织的瞬间,命运之轮悄然转动。马儿如受惊之雷,失控狂奔。马车在颠簸中摇摇欲坠,武丁与子央,两位尊贵之躯,瞬间失去了平衡。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马车侧翻,尘土与惊呼交织在一起,两人瞬间坠地。

一场非同寻常的车祸,就这样悄然镌刻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成为中华文明最早有文字记录的惊心动魄一幕。与甲骨文卜辞对话,就是在感受它们背后承载的厚重历史与文化底蕴。



夜光杯

也许大家不相信,37年前我能在我家看到“一线天”。不过这不是美景的享受,而是那时生活的无奈。

老屋的“一线天”

马蒋荣

这“一线天”位于我家裕德路老屋屋顶最东北的靠墙处。朝南22平方米的矮平房,四周的砖墙,仅有三面的产权是属于我家的,另一堵墙是借用邻居道章爷叔家的西山墙。原本就属于棚户简屋的老屋,因为年久失修,再加上地基走动,我家屋顶和道章爷叔家西山墙接驳处松动分离,出现了最宽处有二三厘米、长约一米的缝隙。天气好的中午会有一抹阳光似剑般插进屋里,成了家里的“一线天”,晚上睡觉碰巧还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条缝隙除了阳光、星光、月光和空气能进外,碰上难得的大雪天还会有雪花飘进来。不过碰到下雨天,虽然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家里的脸盆脚盆浴桶都要拿出来接“天落水”,但“一线天”却不见有雨水落下来。我问老爸,他指着高出我们老屋屋顶三四米的邻居西山墙说:“就是这墙挡的,上海的雨水都伴随



七夕会

费瓦湖日落

任容君

在尼泊尔,费瓦湖素有“东方日内瓦湖”美誉。为了费瓦湖的夕阳,我们一路克服了无数段搓衣板路的同频共振,忍痛割爱了沿途数处细碎风光,终于在夕阳落山前30分钟的黄金时间奔抵费瓦湖。

黄昏时刻的费瓦湖光影瞬息万变,夕阳的光线倒映在湖面,如同揉碎了的金银洒在湖面上,唯美又浪漫。“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意境在那一刻被渲染得淋漓尽致,空间在那一刻显得是那样广阔无垠,时间在那一刻仿佛停止滚动。在这场与时光赛跑的较量中,我删繁就简掏出“华为P60”,打开手机拍照专业模式(PRO),设置好参数:白平衡AWB设为6500K,调整好k值,往右边拉至自己喜欢的暖色;S快门设为1/1250;感光度ISO设为50,减少噪点,保证清晰度;对焦方式选择AF-C;根据构图调整好焦距,只等那一刻。

守候中,几只鸥鹭在夕阳的光晕里穿梭翻飞,直觉告诉我,幻想中的飞鸟穿日剪影照有戏。就在几只鸥鹭飞临夕阳的瞬间,我迅速按下快门,如愿地将这份绝美夕阳映孤鹜剪影,定格为永恒的费瓦湖日落印象。

摄影

故乡在大山深处,四面全是山,高高低低的山,远远近近的山,山里有好多食药,常见的就有二十多种,比如鱼腥草、金樱子、茅草根、百合、山药、山楂、马齿苋、花椒、红枣、金银花、生姜、茯苓、桑叶、桑椹……

说到食药,唐代《黄帝内经太素》一书曾写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大诗人杜甫不仅写过很多关于食药的诗,还自己上山采挖。辛弃疾的《满庭芳·静夜思》中就有桂枝、半夏、当归、菊花等数十种食药。

在故乡的食药中,金樱子是我很喜欢的一种。金樱子在故乡的大山里随处可见,结纺锤形小果,果皮有毛刺。摘金樱子是件很辛苦的事,记忆中这活大多是大人干的,并且会带上摘金樱子的工具,不让小孩子去摘,怕弄伤了手,又怕被刺刺破了衣服,到头来得不偿失。孩子们却常偷偷去摘,果子摘下来后,放在地上,用鞋子搓去刺,剥开去籽,洗干净,放在嘴里嚼,味道酸酸甜甜,是我们孩提时一段美好的记忆。乡亲们采摘回来的果子先退去毛刺,洗净后再用刀破成两半,剥掉内籽后食用。也有人家将其晒干后,再食用的,也常用来泡酒,我家每年都会泡一两缸。母亲常跟我们说,金樱子酒补脾胃、补益肝肾,还能止咳平喘,但小孩子不能喝得太多,说太补了。

每次金樱子酒开封时,母亲总会给我们兄妹都倒上一点,让我们尝一尝。我不能喝酒,每次喝一点点,很快就脸红了,这时父亲就会在旁边得意地笑,说我没“酒福”。

茅草根也是我们喜欢的食药。我们常把刚挖出来的还带着新鲜泥土的茅草根,在水井旁或小溪边洗干净,放进嘴里嚼巴,汁液流进嘴里,满口香甜,对于几时的我们很是解馋,那沁人心脾的甘甜让人回味无穷。茅草根也常用来做药,比如治出血鼻、小便不利、咳嗽、气喘等。

楸木在老家的大山里也很多,楸木芽被称为“山野菜之王”,清水洗净后,用烧沸的开水一泡,捞出沥水,凉拌或者肉炒、鸡蛋炒都是美味。楸木根炖猪蹄更是一道名菜,是乡亲们招待贵宾的。每年冬天,乡亲们将挖回的楸木根用清水洗刷干净,与从集市买回的猪蹄,一起放在柴火灶上炒罐子里慢慢炖,猪脚的醇香伴着药香使整个村庄都弥漫着香味。每次炖好后,父母都会盛出一大碗,让我们趁热给爷爷奶奶送去。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着,像过年一样。楸木也是好药材,乡亲们常用楸木治疗风湿关节痛、腰腿酸痛、跌打损伤、骨折等。有一年父亲的脚关节痛,母亲上山挖了楸木根,熬汤炖猪蹄,给父亲吃了,脚真的不疼了。

还有一种食药野百合在故乡也很常见。记得几年前,一位朋友从老家来,知道我喜欢吃老家的野百合,特意给我带来一袋野百合干,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聊到深夜,说起了关于百合的很多人,很多事,忆起儿时那快乐的时光……

鲁迅先生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路是人走出来的。首行为道,说的是迈出第一步的先行者为后来者指明了方向,勇敢地开辟了道路。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如果某一条路上走的人实在太多了,那就又没有路了。在路面拥堵的时候,同样需要有人“挺身而出”,让出一条路来。安徽省桐城有一个“六尺巷”的故事,说的是清朝大学士张英接到家书,称邻居吴家盖房子占了他们家的地。张英回信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英主张“让三尺”的家书,促成了两家的互相谦让,相邻的吴家也让了三尺,形成了邻里和睦的“六尺巷”。如今我们走在“六尺巷”这条不足100米的小路,就会深深感受到宽容谦让的社会价值。

在人与人的相处中,难免会发生摩擦,甚至纠纷,让出一条路来,不仅是为人处世的法则,也是化解矛盾的良方。人和人之间要讲理解、讲宽容、讲换位思考,如果大家都能做到“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再大的纠纷也能愉快地化解。首行为道——是因为先行者为众人走出一条路,先让为尊——是因为大度者为他人让出一条路。谦让并不是自己不占理,而是表现出宽容和大度。互相谦让,以求和谐。走出一条路来很不容易,让出一条路来则需要全社会建立宽容待人、与人方便的意识。

走出来的路与让出来的路

汤啸天

走出来的路与让出来的路